

#188男团#



鹿小姐首本

正能量少年军旅成长志

大神
来了



世界上有这么一个人，他冷酷，他严厉，但是都能指引你正确的方向。

SHUIQIAN
水千丞
CHENG

从被人嘲笑的“草包”
到荣光加身的军人



长江出版社

从猪一般的队友
到神一般的对手

逆 锋

N I F E N G

SHUIQIAN

水千丞

CHENG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逆锋 / 水千丞著. —武汉: 长江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5492-5873-4

I. ①逆… II. ①水…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180164号

本书出版权由大周 (贵安新区) 互动娱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合法享有。由大周 (贵安新区) 互动娱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正式授权长江出版社, 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中文简体版本。未经许可, 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逆锋 / 水千丞 著

出 版 长江出版社

(武汉市解放大道1863号 邮政编码: 430010)

项目策划 大周互娱·图书

市场发行 长江出版社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jpress.com.cn>

责任编辑 陈 辉

封面设计 小 乔

印 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362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92-5873-4

定 价 36.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本社联系退换。

电话: 027-82926557 (总编室) 027-82926806 (市场营销部)



大周互娱
DA ZHOU HU YU



[鹿小姐书系]

目录

C O N T E N T S

- 第一章 哭唧唧地去当兵
/ 001 /
- 第二章 我的老乡是煞星
/ 015 /
- 第三章 娇气的“小公主”
/ 026 /
- 第四章 要命的惩罚
/ 041 /
- 第五章 哥哥，我错了
/ 056 /
- 第六章 别让我看不起你！
/ 069 /
- 第七章 稳定的吊车尾
/ 083 /
- 第八章 进击的白新羽
/ 096 /
- 第九章 小时候的丑事
/ 111 /
- 第十章 分到炊事班
/ 123 /
- 第十一章 养猪其实很简单
/ 147 /

目录

C O N T E N T S

- 第十二章 路见不平一声吼
/ 165 /
- 第十三章 小白杨的觉醒
/ 180 /
- 第十四章 破茧成蝶
/ 194 /
- 第十五章 回家探亲
/ 209 /
- 第十六章 酒吧混战
/ 226 /
- 第十七章 武装侦察连
/ 243 /
- 第十八章 小白杨教官
/ 259 /
- 第十九章 雪豹大队的选拔
/ 270 /
- 第二十章 绝不拖后腿
/ 287 /
- 第二十一章 还有下一关
/ 302 /
- 第二十二章 雪豹大队新成员
/ 316 /



第一章

CHAPTER 1

哭唧唧地去当兵

逆
锋

◇
/
PAGE
001
◆

喧闹的音乐、艳俗的灯光、疯狂扭动肢体的年轻男女，把这个近期京城最火的酒吧烘托得格外纸醉金迷。室内明明已经开了很足的冷气，但架不住人太多，白新羽缩在沙发角落里，依然出了一身汗。他烦躁地将衬衫扯开了两粒扣子，把酒杯“咣”的一声摔在了大理石桌上。

“怎么了？出来玩儿你还一脸不高兴，扫不扫兴啊。”邹行抓着他的后颈捏了捏，笑嘻嘻地说，“是不是没你看上眼的姐儿？”

“不是。”

“哎呀行了，我还不知道你？你那脑子里还能装什么呀！今儿我做东，不用给我省钱。”

白新羽推开他的手：“谁给你省钱啊，我是真没心情。”

邹行一拍他大腿：“到底怎么了？”

白新羽扒了扒刚染的栗色头发：“我前几天碰着我哥了。”

“你哥？简隋英？”

“嗯。”

邹行咧了咧嘴：“啧啧，他又揍你了？”

“没有，他肯定想揍我来着，但我当时在车上，直接开车跑了。”

“你又怎么惹他了？不过你那个哥吧，也太横了，跟有病似的，说实话我都有点儿怕他。”

白新羽听着邹行说简隋英的坏话，心里不太痛快，但又没法反驳，因为邹行说得也没错。他想了想，还是说：“其实他对我也挺好的……”

邹行拍了拍他的背：“你这是被虐习惯了。”

白新羽灌了口酒：“不说了，你们嗨吧，我回去了。”

“哎？真走啊？这才几点啊！”

白新羽踹了他一脚：“改天再宰你。”说完拿起钥匙和钱包就走了。

出了酒吧，空气不那么浑浊了，但这天儿也忒热了，他感觉身上黏糊糊的，大脑也直犯晕。他坐进车里，把冷气开到最大，然后倒在椅背上，重重叹了口气。从那天碰到他哥到现在，他的心一直悬着，想起他哥凶神恶煞的样子，他就手直抖。

简隋英是他表哥，他妈妈的妹妹的独子。他那个小姨命不好，被一个小三挤兑死了，让他哥十来岁就没了妈。他妈心疼他哥，就对他哥特别好。他哥呢，长大了很有出息，也就对他好，虽然从小打骂没断过，不过自小给他塞零用钱、帮他打架、投钱给他做生意、替他解决赌债，这些事儿没少干。所以他哥虽然凶了点儿，但确实对他挺好的。

他从小就怕他哥，基本上他爹妈管不了的，他哥一出马，他就老实。没办法，那是真怕啊。他哥一瞪眼睛，他就感觉那大耳刮子要下来了。所以他也不知道自己半年前哪儿来的胆子，敢坑他哥的钱。

想起半年前的事，白新羽一脸懊恼，抓着方向盘拿脑袋使劲撞了几下，车喇叭嗷嗷叫。

当时他赌球欠了三百多万高利贷，实在不敢跟他爸说，就硬着头皮去找他哥借钱，结果他哥也火了，把他臭骂一顿后轰了出去，还说再也不管他了，他当时真是想死的心都有了。没想到他哥的异母弟弟，就是那个小三生的儿子找上了他，说能帮他，他当时真是走投无路，就跟那小子合伙骗了他哥三套房子，转手一卖，才把赌债填上。他做完这事儿之后，又后悔又愧疚又害怕，就去澳洲的姑妈那儿躲了半年。

可是那鸟地方，净说鸟语，他天天在姑妈的大庄园里遛狗，没劲透顶，差点儿憋疯了，最后实在忍不住回来了。他回来后也不敢声张，没想到才几天啊，他带个小嫩模去玩儿，刚到停车场就被他哥撞个正着，吓得他一踩油门就跑了。到现在他想起他哥吼他那一嗓子，心肝儿还直颤。

他觉得自己完蛋了，真完蛋了，不知道他哥要怎么收拾他呢，他怕得

连家都快不敢回了。而且他哥到现在都没给他打电话，也没给他爸妈打电话，指不定酝酿着什么风暴呢。一想到他哥那些整人的招儿，他浑身一哆嗦，愁得差点儿哭出来。

在车里待了一个小时，他酒也醒得差不多了。他想来想去，兜里没几个钱了，早晚得回家，怎么想还是家里安全，至少他哥要是找上门儿来，看在他妈的面子上不能打死他，要是在外边儿被他哥逮着，得去半条命。

白小少爷被自己的机智感动了，赶紧发动车，往家赶去。

到家时已经一点多了，白新羽悄悄打开门，摸黑往楼上走去。刚走了没两步，客厅的灯突然亮了，白新羽吓了一跳——他爸妈居然一脸严肃地坐在沙发上！他心一凉，赶紧环视偌大的客厅，未发现他哥的踪影。但他还是知道大事不好，他回国没几天，他爸妈对他的思念还没释放完呢，不可能一下子冷脸。他心想，完了，他哥肯定来过了。他心惊胆战地说：

“爸，妈，这么晚了，你们怎么不睡啊，也不开灯……”

白庆民一指沙发：“你过来。”

白新羽的腿肚子有点儿软，他小声道：“爸，怎么了？”

“过来！”

白新羽求助般地看向他妈，他妈扭过头去，他吞了口口水，过去坐下了。

白庆民怒视着他：“你说，你回来是不是又去赌了？”

白新羽哭丧着脸：“冤枉啊爸，我才回来几天啊，我没去。”他这回倒是没撒谎，不过没去不是因为真的克制住了，而是因为没钱。他爸最近管太严了，再这么下去，他都没脸出去玩儿了。

可惜，他以前撒谎太多，他爸根本不相信，一拍桌子道：“今天隋英来家里了，说你从澳洲回来还不学好，又跟邹行那帮好吃懒做的纨绔子弟鬼混。你看看你现在什么德行，染个黄毛，成天没个正形！”

白新羽缩了缩脖子：“爸，我哥说什么了？白天不是还好好的……”他知道他哥肯定来吹了不少风。他爸妈最听他哥的话，因为他们家不少生意都要靠他哥带着，又有很亲厚的关系在，在他的教育问题上，基本上他哥只要想说了算，就能说了算，所以他才害怕。现在他最害怕的是他哥把他联合小林子坑他哥房子的事儿告诉他爸妈，那他爸肯定得打死他。

白庆民深吸一口气：“成天谎话连篇，还有谁会相信你？隋英是关心

你，才把你在外面的情况告诉我们，不然人家那么大一个老板，成天管你这些破事儿？”

白新羽心里松了口气，看来他哥没把最严重的事儿说出来，但他还是有相当不好的预感，他再一次求助般地看向他妈，拼命使眼色。

李蔚芝推了推自己的丈夫，叹道：“你说正事儿吧。”

白新羽紧张地坐直了身体，大气都不敢喘。

白庆民恨铁不成钢地看了白新羽一眼，怒道：“你在外边儿简直是劣迹斑斑，你今年都二十二岁了，还想混几年？成天跟邹行那帮人鬼混，你混得起吗？邹行他家十几亿的资产，咱家能跟人家比？你再这么下去，老白家就没人了！”

白新羽局促道：“爸，我会改的。我也想做生意啊，那做生意有赚有赔嘛，我以后……”

“你赚个屁！你不赔钱都是隋英盯着你，你自己赚过几个钱？就会吃喝玩乐，你是不是想一辈子这样？以后我和你妈都死了，谁给你钱花？就咱家那不上不下的家底，够你败几年？”

白新羽被骂得很憋屈，但同时又有几分侥幸。如果他哥整治他的方式就是跑他家告他一状，那这个惩罚简直太轻了，他真该感天谢地，反正他爸唠叨的话他都是左耳进、右耳出，回头没钱了跟他妈撒撒娇就行了，他妈才不会不管他呢。这么想着，白新羽尽量放低姿态，好言好语地说：

“爸，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混了。我一定勤奋学习，不贪玩儿，不败家，要不我再回去上学吧。”

“放屁！”白庆民怒骂道。

白新羽吓得一哆嗦，心里嘀咕着，今天到底怎么了。他打小脸皮厚、嘴巴甜，只要犯了事，认错态度一向好得不得了，无非就是为了少挨点儿揍、少听点儿啰唆，而且这招屡试不爽，一般他爸发泄一下也就完了，今天怎么火气这么大？

“你还敢提上学？花钱让你留学，你把钱败光了灰溜溜地回来，国内的好大学你又考不上，你说你这么多年干过一件让你爹妈长脸的事儿没有？有没有！”

白新羽低着头不说话。他虽然已经“锻炼”得挺不要脸了，但有时候还是会感觉到自尊心有点儿受打击。其实谁不想好好学习，像他哥那样做

大生意，他就不是那块料嘛。

李蔚芝再次推了推自己丈夫：“行了，你别骂他了，这些话翻来覆去地说，他听得进去吗？”

白庆民迁怒道：“你还好意思说，他这样都是你惯出来的！”

李蔚芝脸色一变：“儿子是我一个人的？你成天不回家，小时候都是我自己带，到头来成我的不是了？”

白庆民面色发青，李蔚芝还想说什么，最终硬把话给咽下去了，她的眼圈有点红：“吵这个没用，你赶紧跟他说正事。”

一提“正事”，白新羽就直皱眉。到底是什么“正事”？不会又要扣他零花钱吧？

白庆民清了清嗓子，把暴怒的情绪压下去一些：“新羽，今天隋英来，我们三个对你未来的发展好好讨论了一番，现在有了一个方案。”

白新羽轻轻一抖，总觉得自己听到的不会是什么好事。

白庆民看着自己唯一的儿子，真是心乱如麻。他心想自己也算小有所成，基因按说也不差，这么帅气的儿子，智商正常，成长环境又好，怎么就硬是长成了一个草包呢？他一狠心，道：“我们打算把你送去部队待几年。”

白新羽一听，简直如遇晴天霹雳，差点当场给他爸跪下，失声喊道：“爸——”

白庆民一挥手：“叫祖宗也没用，这事儿已经定下了。”

“爸！”白新羽一下子扑到他爸面前，眼中含泪，“爸，我不去，我求你了，我死都不去！”

“那你就去死！”白庆民看他这没出息的样子，心里又气又恨，狠下心推开了他。

“爸，我求你了，我去部队真的会死的！我从小就吃不了苦，你是知道的！我不去，我以后一定好好学习，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你别让我去部队，爸我求你了！”

白庆民扭过头去。

白新羽的眼泪不是装的，是真的。他在英国被学校劝退，灰溜溜回国时，他爸妈就想把他送去部队，他那时连哭带号，满地打滚，才勉强留了下来。开什么玩笑，部队是人待的地方吗？每天要起早贪黑操练，一年到

头跟一群臭老爷们儿为伍，不如弄死他算了。没想到躲得了初一，没躲过十五，这次他爸妈旧事重提，看上去态度很坚决，他一想到自己的命运，顿时哭得稀里哗啦。他看他爸态度强硬，立刻掉转方向，扑到他妈身上哭喊道：“妈，你忍心让我去部队吗？我走了谁陪你逛街啊，谁带你出去玩儿啊？妈，你说话啊。”

李蔚芝眼眶含泪，看着自己白白净净的儿子，心里是万般不舍。其实丈夫说得对，儿子是她惯出来的。她没办法，儿子就是她的命，她从小就什么都由着他。她也知道这样不好，可只要儿子一撒娇，她就扛不住，恨不得把星星摘给他。结果儿子这么大了，一点儿自立的本事都没有，反而染了一身败家的坏习惯。今天隋英跟她说了很多，有些话说得挺重的，也把她点醒了，她这次也是铁了心了。

她吸了吸鼻子：“新羽啊，你也实在太不像话了，今年一年你就花了三百多万，咱们家虽然不缺钱，但也不是什么大富大贵之家，经不起你这么败家。要是妈能养你一辈子，妈也认了，可我跟你爸早晚要老，你不能指望隋英管你一辈子吧？你这样下去，我们怎么放心啊？这事儿……定了，你就去吧，我们是为你好，不会害你的。去部队能扳扳你的脾性，让你成熟一点，再说你也不是做生意的料子，以后找找关系，留在部队里谋个职，不也挺好吗？”

白新羽眼泪哗哗的：“妈，我待不下去的，我真不行。妈妈，我不要去，你快劝劝我爸！妈妈，妈妈，求求你了。”他抱住他妈的腰，使劲哀求着。他妈最心疼他，是他唯一的希望了。

白庆民忍不住踹了他一脚：“你有点出息，像什么样子！起来！”

李蔚芝埋怨道：“孩子都要走了，你还那么凶干什么，说不定几年见不着，都不够你想的。”说着，她的眼泪就掉了下来。

白庆民叹了口气，扭过头去抽烟。

白新羽哭得更凶了：“妈妈，你怎么舍得我去啊？我不想去，你就我这么一个儿子啊，你不心疼我吗？部队又苦又累，我受不了的！妈妈，我求你了，你去跟我爸说，去跟我哥说，别让我去啊！妈妈，求你了，求你了！”

李蔚芝摸着他的头发，哽咽道：“儿子，妈舍不得你去，但这不是舍不得的问题。你这么游手好闲，我看着着急啊，你真不能这样下去了。

你别求我了，求我没用，这事儿我做不了主，就算我能做主，你……你还是得去。我们都是为了你好，你就老实去吧，混出个人样再回来。”

白新羽眼看撒娇哀求不起作用了，大哭道：“我不去，我不去，我死都不去！”

白庆民怒道：“你不去，以后别想从我手里拿一分钱，你的房子、车、信用卡，从现在开始我全部收回，等我死了，我把钱捐孤儿院，你一个子儿也别想拿到。你不来，我白庆民就没你这个窝囊儿子！”

白新羽的哭声戛然而止，眼泪、鼻涕都糊在脸上，好好一张脸看上去狼狈不堪，那软弱没用的倒霉样子看得白庆民心里火气更盛。

白庆民把烟头狠狠按熄在烟灰缸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你这几天好好准备准备，等隋英把你的手续办下来后，我们就送你走。”

白新羽一屁股坐在地上，觉得自己的天塌了。

白新羽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正躺在床上。他看着熟悉的天花板，想起昨晚的事，意识到那不是噩梦，忍不住把脸埋进被子里，狠狠用脚蹬床，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

保姆在外面敲门：“新羽，起来吃饭了。”

白新羽大喊道：“不吃！饿死拉倒！”

保姆推门进来，看着使劲踹床的白新羽，走过去拍着他的背：“你看你，闹脾气有什么用啊？快起来吃饭，阿姨今天给你蒸了螃蟹，可新鲜了，起来吧，乖啊。”

白新羽扭着身子钻进被子里，闷声道：“饿死就不用去了。”

保姆哭笑不得：“让你去部队，又不是让你上刑场。”

白新羽抬起脸，头发乱得像鸟窝，眼圈通红，带着哭腔说：“跟上刑场有什么区别？部队里天不亮就要起床，每天又跑又摔又打，还要被关在军营里，哪儿也不能去，那是人过的日子吗！”

“哎呀，没你想的那么可怕。”保姆给他顺了顺头发，“再说，你这么闹有什么用啊？你爸妈已经铁了心，真不想去，不如想想别的办法。”

白新羽眼睛一亮：“什么办法？”

“你不想想这是谁提出来的？”

白新羽眨了眨眼睛：“我哥……”

“是啊，你要不想去，还是得他松口，你求你爸妈没用。”

白新羽一想，确实如此，可他哪儿敢给简隋英打电话啊，他躲都来不及呢。

保姆笑道：“快起来，先吃饭，吃饱了好想办法，你还能在床上赖一辈子啊？”

白新羽噘着嘴，嘟囔着：“你给我扒蟹壳啊。”

保姆笑咪咪地看着他，一脸疼爱：“好，我家小祖宗说什么就是什么。”

白新羽在家里憋了两天，哪儿也没去。他爸说到做到，他一觉醒来，车和公寓的钥匙都没了，信用卡不用看，肯定停了。他窝在床上打游戏，越打越心烦，直接把手柄摔了。

他犹豫了两天，还是不敢给简隋英打电话。光是想象那熟悉的怒吼声，他就感到后颈发凉、腿发软。他在去部队受苦和被大哥狠削一顿之间犹豫不决。

晚上吃饭的时候，白新羽照旧没下楼，让保姆把饭菜端到他房间里。他刚吃了没两口，房门开了，他爸妈神情复杂地看着他。

白新羽立刻把筷子一扔，往床上一靠，装出一副没胃口的样子，委屈地扭过头去。

李蔚芝埋怨道：“成天躲在房间里干什么你，也不知道下楼活动活动。”

白新羽小声说：“没劲儿。”

白庆民粗声道：“装个屁，给我坐直了！”

白新羽畏惧他爸，立刻坐直了身体。

白庆民把一个文件袋扔到了他床上：“这是你的档案，明天下午四点，我送你去火车站。”

白新羽瞪大眼睛：“明……明天？”他没想到这么快。他还在犹豫要不要绝食，或者想点其他对策，结果什么办法都还没使出来，就要走了？他有种还没出拳，沙袋自己爆了的无力感。

白庆民看着他，也有点舍不得，但还是狠着心说：“明天。”

白新羽想号啕大哭，但这几天负面情绪宣泄得太多，一下子聚集不起

来了。他一张脸彻底垮了下来，眼中满是震惊、绝望，却说不出话来。

李蔚芝心疼地说：“想吃点什么告诉妈妈，妈妈亲自给你做。到了部队要好好听领导的话，跟战友好好相处……”她一想到儿子马上就要离开自己身边了，简直心痛如刀绞。

白新羽知道，此时说不想去已经没用了。看着床上的档案，他真想一头撞死。后来他爸妈再说什么，他基本没听进去，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给他哥打电话，他宁愿被他哥打个半死，也不要去部队！他爸妈一走，他立刻给他哥打电话，可连拨几通都没有人接。他知道，他哥是故意不接他电话，他一时感到天崩地裂，觉得自己的人生彻底完了。

第二天下午，白新羽连哭带闹地被硬推上了车，押送到了火车站。

此时，他身穿迷彩服，胸戴一朵蠢透了的大红花。他这辈子没穿过这么廉价的衣服，总觉得那布料太硬，磨蹭着皮肤非常难受，有型的头发此时被帽子压得立不起来，他眼圈通红，神情沮丧，几乎是被他爸拖着往前走。

白庆民边走边数落他：“就是忘了把你那头发给剪了，染个乱七八糟的颜色像什么样子，到了那边先把头发理了，知道吗？”

白新羽抿着嘴，心里充满了怨愤和抵触。

李蔚芝不停地抹眼泪，絮絮叨叨地嘱咐了白新羽一大堆东西。但他此时哪还有心情听。他已经走入伍通道来到了站台，眼前突然出现了一片绿色的海洋，整个站台人头攒动，到处是入伍的和送行的，鼎沸的人声中，还夹杂着一些激动的哭声。白新羽看到有这么多跟他一样受苦受难的兄弟，在这种离别氛围的渲染下，也想蹲在地上号啕大哭。

李蔚芝摸着他的脸，抽泣道：“宝贝啊，一定好好照顾自己。妈妈舍不得你，可妈妈都是为了你好，你不要怪我们，也不要怪隋英。”

白新羽抱着也许还能抢救一下的念头，眼泪汪汪地说：“妈妈，咱们回家吧，我不想去，我不想离开你。”

李蔚芝哭道：“你哥怕你在部队受欺负，找了个人照顾你。那孩子家里很有来头，是军人世家。那孩子叫俞风城，跟你同一期入伍，你哥特意把你安排到跟他一个地方，好照应你，你到了部队记得去找他。你看，你哥是真的为你好，你不要有怨气，好不好？”

白新羽基本没听进去，他现在脑子空白一片，觉得背后的火车就是那开往屠宰场的大货车，他们这些新兵都要被拉去受苦受难了。

站台广播响起，播音员要求入伍新兵按编号上车。

白庆民一狠心把白新羽往车上推，白新羽抱着他的胳膊呜呜直哭，就差当场跪下了，李蔚芝在旁边不停抹眼泪。围观的群众都有点受不了了，来送行的多少有点情绪激动，可像他们这样好像生离死别的，也实在太夸张了。

白庆民脸皮薄，使劲把白新羽往车厢里推。白新羽一只脚刚碰到台阶，另一只脚就想往外面跑，可还没等他迈出去一步，他的胳膊突然被人抓住了，然后身体猛地被拖进了车厢，耳边一个带着四川口音的男人大喊道：“都往里走往里走，别堵门口。”

他好不容易站稳身体，回头一看，发现把他拖进来的是个三十出头的精瘦男人，皮肤晒得黝黑，一双眼睛炯炯有神，眉毛又粗又浓，一看就不太好惹。他哀怨地看了那人一眼，然后就被涌进来的新兵挤进了车厢。

白新羽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了，他打开车窗，父母就站在窗外，他伸出胳膊，抓住了李蔚芝伸上来的手。此时此刻，他明白一切都无法挽回了，他是真的要被拉去遥远的新疆，度过至少两年的苦难生活。

李蔚芝泪眼婆娑，心疼得说不出话来，白新羽抽泣不止，趴在窗户上一个劲儿地哭。

汽笛的声音响起，火车就要开了。

白新羽心里某根名为理智的弦“啪”的一声断了，他抓住他妈的手，大哭起来：“妈，我不去，我要回家，妈——”

他哭的声音太大，把周围的战友都吓到了，送行的人们也纷纷侧目。新兵哭，只是舍不得家人，还没有一个像他一样要死要活的。

白庆民脸一红，觉得太丢人了，拽着李蔚芝就走。

白新羽哭叫道：“妈妈——”

李蔚芝三步一回头，最后还是被白庆民拽走了，白新羽瞬间觉得自己被遗弃了。突然，他后脖领子一紧，被一股力拽回了座位上，后脑勺磕在靠椅上，撞得他眼冒金星。

他的头顶传来一声暴喊：“哭哭啼啼像什么样子！还叫妈？你没断奶啊！”